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上册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上

〔清〕方世舉 著

郝潤華

整理

丁俊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清)方世舉著;郝潤華,丁俊麗  
整理. -北京:中華書局,2012.5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7-101-08588-4

I. 韓… II. ①方…②郝…③丁… III. 唐詩-注釋  
IV. I222.7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57687 號

責任編輯:馬 婧 郝震宏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  
(全二冊)  
〔清〕方世舉 著  
郝潤華 丁俊麗 整理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23 $\frac{1}{2}$ 印張·4 插頁·500 千字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72.00 元

---

ISBN 978-7-101-08588-4

# 前言

清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是在總結前人注本基礎上完成的一部集大成的韓詩注本，是韓集注本中質量最好者。該書不僅開創了韓詩編年編排的體例，箋注方法也具有清人注釋的時代特色，具有很高學術價值。後世注本，如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童第德韓集校注、屈守元韓愈全集校注等均對其箋注成果有大量借鑒引用。正如章學誠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書後云：「……是亦攻韓集者不可不備之書也。」以下即對方世舉及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試做出綜合論述。

## 一

方世舉（一六七五—一七五九），字扶南，晚自號息翁，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康熙

監生，居室號水木清華，方世舉蘭叢詩話云：「水木清華，余寓居也。」<sup>①</sup>方氏爲桐城華族，冠蓋相望，文化傳統深厚。方世舉與從弟貞觀（一六七九——一七四七，世稱南堂先生）皆以詩聞名於當時。方世舉天性高曠，一生不求仕達，未曾有過一官半職，不汲汲於名利，畢生致力於讀書治學，博學多聞，於書無所不讀，尤工於詩，宗杜、韓。陳詩尊瓠室詩話云：「先生爲朱竹垞門人，博學篤行，詩宗杜、韓。近時選家多稱其近體，余獨愛其古詩，如長江大河，波瀾不窮，是真得杜、韓之法乳者。」<sup>②</sup>方世舉「讀書均有評論於書本上下、左右，本行已滿則加別紙條記」<sup>③</sup>，又善作文，「年八十餘猶於廣座燈紅酒綠中，伸紙濡墨，頃刻數千百言，而精采曾不少減」<sup>④</sup>。方世舉「性好佛，又不喜赴人飲。華亭王司農題其寓居爲獨坐齋。巢寄齋司寇初訪，堅以病辭。司寇重之，爲致粟焉」<sup>⑤</sup>。

① 方世舉蘭叢詩話，載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② 陳詩尊瓠室詩話，載清詩紀事乾隆卷，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③ 清蕭穆跋息翁漢書辯注，載敬孚類稿卷五，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④ 符葆森國朝正雅集，載錢仲聯清詩紀事乾隆卷，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⑤ 楊鍾羲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

康熙年間，方世舉北游京師達十年之久，與賢豪長者多有唱和，且常在一起質疑辨難。「臨川李紱督部尤推重焉，嘗以先生所賦長篇險韻張諸廣座，誇耀同人」<sup>①</sup>。此後方世舉名譽日起。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二），發生了轟動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此案因書中多采方孝標滇黔紀聞中所載南明桂王時事而牽連原作者方孝標，方孝標是方世舉從祖父，人已死，卻被掘墓戮尸。方氏後代因之多人坐死，牽連至數百人。方世舉亦是其中之一，被累隸旗籍，遠戍塞外。雍正元年（一七二三）恩詔放歸田里。乾隆元年（一七三六）朝廷方開博學宏詞科，某侍郎欲薦方世舉，世舉婉謝不就。方世舉晚寓揚州，卒於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享年八十四。

方世舉生平事跡在正史中無記載，因此有關交游情況只能從其詩歌作品、雜史及書序中找出零星痕跡。

與方世舉交游的學者中對他最有影響的是朱彝尊。方世舉年輕時師從朱彝尊，多見古書秘本，這對他日後注釋韓詩幫助很大。蘭叢詩話云：「初從朱竹垞先生游，值友人顧俠君箋注昌黎詩集注新出，凡宋人有說皆收之……少年率爾，遂貿貿指摘於先生前，先生

① 清蕭穆方息翁先生傳，載敬孚類稿卷十二，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不責而喜之，且愆勇通考，以爲異日成書。」<sup>①</sup>方世舉客居京城十年，時人將其與大學者李紱並稱。李紱爲理學名家，宗主陸、王。其詩詞采豐腴，自見風標。方世舉與李紱交往密切，曾寫有寄李穆堂四十韻，收入春及草堂詩集中。方世舉在京師十年，李紱非常推重其詩歌，常以方世舉長篇詩賦誇耀於同時之人。方世舉與何焯、顧嗣立、陳鵬年、徐昂發、張大受、盧見曾、馬曰瑄、馬曰璐、程夢星等人也多有交往。這些人或是大學者，或是藏書家，對其箋注韓詩幫助很大。

方世舉學識淵博，治學勤奮，一生著述甚豐，除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外，另有春及草堂詩集四卷、江關集一卷、漢書辯注四卷、世說考義、家塾恒言、蘭叢詩話等，可惜大多已散佚。上述著作之外，尚有李義山詩集箋注，目前作者有方世舉、程夢星之爭議。此處不贅。由於以上條件，方世舉才得以順利完成韓詩注釋這樣的艱巨任務。

## 二

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是韓愈詩集的一個單行注本，是在宋朱熹韓昌黎先生集

① 方世舉蘭叢詩話，載清詩話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考異、魏仲舉五百家注音辯昌黎先生文集、世綵堂昌黎先生集、明蔣之翹輯注韓昌黎集、清顧嗣立昌黎先生詩集注諸書基礎上編撰而成。方世舉合併唐代李漢所編正集四十卷中的十卷詩和外集、補遺的詩，然後編年排次爲十二卷，總收詩四百一十一首，包括後附辨贗詩二首。其中略去前注本中年譜，列入自序、盧見曾序、凡例；每卷先列目錄，目錄後繫年，注明這是某年至某年的作品，接着是此卷收詩數，並略述幾年中韓愈的仕履事迹，然後按時次列詩，詩題下或有題解，詩後摘字爲注，注中引書及前人注，皆一一注明出處或「某云」，方世舉自己的考辨分析，則加「按」字區別。其中引東雅堂本因其刪去注者姓氏，便空一格，書中凡出現「□云」者即引東雅堂本文字。詩後間附前人的多種詩話評論，較爲豐富。

方世舉充分吸收前人注釋成果，據筆者統計，注中引用舊注約七百零八條，其中東雅堂注本約一百六十七條，方崧卿約一百二十三條，洪興祖約二十九條，樊汝霖約三十六條，韓醇約二十六條，祝充約六條，魏仲舉約五條，孫汝聽約七十條，程俱約一條，王伯大本約一百一十六條，朱熹約五十九條，蔣之翹注本約三十八條，顧嗣立注本約二十八條，

① 魏本在注文引「蔡曰」，但卷首有蔡夢弼、蔡元定、蔡居厚三人，究竟指誰，較難分辨。



蔡約五條。在引用前人注釋時，方世舉不僅標明注家和書名，還作了進一步考證，糾正了舊注中的一些錯誤，最後擇善而從，從而形成一部箋注嚴謹細密，並體現自己詩學觀的集大成的韓詩注本，在韓集注本中具有承前啟後的作用。概括言之，本書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價值：

首先是對韓詩的編年考證。

在此注本之前，雖然宋人有韓詩繫年，但歷代韓集注本基本按體裁編排，對詩歌創作年代的考證也顯粗疏。「唐人詩集宜編年者莫若杜、韓，杜之編年多矣，韓則僅見於此。是固論世知人之學，實亦可見。詩文之集，因為一人之史，學者不可不知此意。為詩文者篇題苟皆自注歲月，則後人一隅三反，藉以考正時事，當不止於不補而已」<sup>①</sup>。為此，方世舉對韓詩作出比較細緻的編年，用力頗深。後來錢仲聯的韓昌黎詩繫年集釋就受到方世舉編年的啟發，多參照方注本編排韓詩。清人楊倫說：「詩以編年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壯，交游之聚散，世道之興衰。」<sup>②</sup>馮應榴亦說：「編年勝於分類。」<sup>③</sup>方世舉為韓詩編年，對

① 章學誠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書後，章學誠遺書，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② 楊倫杜詩鏡銓，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

③ 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凡例，載蘇文忠公詩合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版。

後世解讀、研究韓詩具有重要作用。

方世舉在編年過程中，「大抵援新、舊兩書以正諸家，援行狀、墓誌以正兩史之誤」<sup>①</sup>，或用文集相發明的方法，對韓詩創作年代作了深入扎實的考證。如卷三答張十一功曹，洪興祖所作韓愈年譜繫此詩於貞元末。韓愈因被讒言所中，外放南方做縣令，直至永貞元年後，才徙江陵掾。而詩署名為「張十一功曹」，則必然在張署徙江陵掾之後所作。方世舉依據韓愈張署墓誌和祭文糾正了洪興祖觀點，確定此詩創作時間在永貞元年之後，就較為合理。卷十一送侯喜，韓醇考證此詩與雨中寄張博士籍侯主簿喜同時期作，即長慶元年。方世舉在韓醇考證基礎上，又依據詩中「直到新年衙日來」斷定為元和十五年冬作，非長慶三年作，更適合詩意。屈注本從方世舉，列在元和十五年。山石、題張十一旅舍三咏、海水、馬厭穀、醉贈張秘書等詩，方世舉都對宋人注本做了糾正，考證出了韓詩的準確創作時間，並得到後世注本的認可。

除上述注本外，選本方面如陳邇冬韓愈詩選也充分吸取了方本編年考證成果，如在

① 盧見曾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序，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卷首，續修四庫全書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條山蒼一詩下，陳注曰：「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編入長慶二年。余初疑爲韓愈早年之作，然細玩詩意，蒼涼老勁，似非新手所能。末句「松柏在山岡」有自況之意。李憲喬批云：「尋常寫景，十六字中見一生之概。」（程學恂韓詩臆說亦襲其語）可知非其少作。故從方世舉說。」又如青水中蒲三首，陳注曰：「方成珪韓集箋正列在無可考內，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列爲元和二年分司東都時作，姑從後者。」可見方注本在韓詩編年方面的價值得到了後人的充分肯定。

正如章學誠所說：「桐城方世舉扶南氏，撰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每卷之首標列篇目，篇目之下標明出處、時世，觀者但考十二篇目，而洪氏年譜辨證、程氏曆官之記，皆可列眉而指數焉。德州盧氏見曾爲之訂正復舛而刻以行世，是亦攻韓集者不可不備之書也。」<sup>①</sup>爲韓詩編年不僅便於讀者閱讀韓詩，而且有利於讀者更好地「知人論世」，瞭解韓愈所處時代，挖掘韓詩詩旨，研究韓愈文學思想。

其次是對字詞典故的訓釋。

由於方世舉生活之年代正是清代考據學興盛之時期，不僅文字、音韻、訓詁等專門學

① 章學誠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書後，章學誠遺書，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問異常發達，就連地理、職官之學的研究也隨之興旺。方世舉依據自己深厚的小學及天文、地理、職官知識，對韓詩中詞語詳細注解，包括文字、典故、天文、地理、名物、風俗、職官等，凡史事之來源，綴文詰訓，奇辭奧旨，遠溯其源，務斯昭晰，無有所隱。引書繁富，考證細密嚴謹。如卷六崔十六少府攝伊陽以詩及書見投因酬三十韻中「彪」、「戲」二字，注曰：

說文：彪，虎文也。爾雅釋獸：虎竊毛謂之戲貓。注：竊，淺也。按：說文、玉篇

皆以「彪」爲虎文，不云獸名。考新唐書張旭傳：北平多虎，裴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

一，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

有虎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則乃大於虎而力稍弱也。

方世舉對「彪」、「戲」二字的解釋廣搜博取典籍，追根溯源。引用說文、玉篇考證「彪」

本義爲「虎文」，又引新唐書考釋「彪」字演變出的其他意義，即指獸名，補充了字書記載之缺。據此注釋，讀者可推知此字在當下詩文中的取義，同時也掌握了此字原本之義。此種注釋不限於就詩注字，還連帶考證字義的演變及多義性。這正是方世舉具有深厚小學功底表現，也是乾嘉樸學精神的展現。

又如卷十瀧吏中「儂幸無負犯」一句注曰：

按：「儂」字不止稱我，如子夜歌「郎來就儂嬉」、「負儂非一事」、「許儂紅粉粧」，皆所謂我儂也。如尋陽樂「雞亭故儂去，九里新儂還」，讀曲歌「冥就他儂宿」，皆所謂渠儂也。此詩「儂幸無負犯」、「儂嘗使往罷」，皆自稱也。「亦有生還儂」，則指他人也。

此詩中，「儂」字出現三次，方世舉考證了「儂」字在古代詩歌中出現的不同指代含義，即指第一人稱「我」或第三人稱「他」。並對此詩中三處「儂」字進行歸類，確定各自的意義，較為細緻全面。而魏本中引韓醇注曰：「吳人稱我曰儂，音農。」文謙注曰：「儂，我也。音奴冬切。今作側聲，讀從南音。」這種注釋顯然含糊不清，又缺乏考證。通過方世舉的注解，則可對此字字義有全面的掌握，也有助於理解詩意。錢注本、屈注本都吸納了方注本成果。

再如卷五城南聯句中「蹙繩」、「鬪草」兩詞注曰：

荆楚歲時記：寒食：打球鞦韆之戲。古今藝術圖云：鞦韆，此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五月五日四民並躡百草，又有鬪百草之戲。按：申培詩說：芣苢，童兒鬪草、嬉戲、歌謠之辭。則鬪草其來甚古。

通過方世舉注，我們可以掌握古代娛樂文化形式及民間風俗習慣，熟知各種文化史知識。

再次，詩意箋釋，深入獨到。

方世舉認爲創作詩歌要有理，蘭叢詩話曰：「詩要有理，……一事一物皆有理，只看左傳臧孫達之言『先王昭德塞違者』，『如昭其文也』之類，皆是說理，可以省悟於詩。」方世舉持此詩學觀對韓詩探幽抉微，在注釋典故及語句出處時，往往能從中探知作者的心緒，如卷十一琴操十首之將歸操：

狄之水兮，其色幽幽。我將濟兮，不得其由。涉其淺兮，石齧我足。乘其深兮，龍入我舟。我濟而悔兮，將安歸尤？歸兮歸兮！無與石鬪兮，無應龍求。

詩後箋曰：

按：涉淺、乘深四句，從屈原九章「令薜荔而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化出。「無與石鬪」、「無應龍求」，即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之義也。

方世舉指明韓愈該詩對九章句子的化用，旨在說明此時的韓愈與屈原有同樣的遭際與情緒。

韓詩與杜詩一樣具有善陳史事的特點，有時所描述的史實比較隱晦，就需要箋注者去用心挖掘。方世舉熟讀史書，對唐代歷史比較熟悉，所以，他能够勾深探隱，挖掘出韓

詩所蘊含的深刻主旨。如韓愈南山有高樹行贈李宗閔、詠雪贈張籍等詩，方世舉即作了詳箋，指出其中的譏刺成分。再如，卷二雜詩四首其二：

鶻鳴聲楂楂，鳥噪聲攫攫。爭鬪庭宇間，持身博彈射。

黃鶻能忍飢，兩翅久不聳。蒼蒼雲海路，歲晚將無獲。

方箋曰：

按：鳥鶻爭鬪，謂韋執誼本爲王叔文所引用，初不敢相負，既而迫公議，時有異同，叔文大惡之，遂成仇怨。是自開嫌釁之端也。黃鶻指賈耽，以先朝重望，稱疾歸第，猶冀其桑榆之收也。

此詩看似寫鳥類之間的爭鬪，實則暗射中唐韋執誼與王叔文之間矛盾鬪爭這一史實。此類詩歌，讀者如果不瞭解詩歌背景就很難正確理解詩意。方世舉運用歷史史事箋注詩歌，使史實與詩歌互釋，能使讀者深入理解作者創作時的「今典」與詩歌的真正旨意。又如卷二題炭谷湫祠堂，詩後箋曰：

按：胡渭曰：公咏南山云：「拘官計日月，欲進不可又。因緣窺其湫，凝湛閱陰獸。」此爲四門博士時事也。「時天晦大雪，淚目苦矇瞶」，此赴陽山過藍田時事也。

題炭谷湫詩蓋貞元十九年京師旱，祈雨湫祠，而往觀焉，故曰「因緣窺其湫」。「因緣」

謂以事行，非特游也。篇中饒有諷刺。時德宗幸臣李齊運、李實、韋執誼等與王叔文交通，亂政滋甚，故公因所見以起興。秋懷澄源喻幸臣，魚鱉禽鳥及群怪喻黨人也。此說是。又云：秋懷欲晉寒蛟，而是詩恨不血此牛蹄，剛腸疾惡，情見乎詞。劉、柳泄言，群小側目，陽山之謫，所自來矣，上疏云乎哉！此說則非。秋懷之蛟，乃喻王承宗。

胡渭認爲此詩是爲王叔文、韋執誼黨人所作，方世舉對此觀點示以肯定，後世注本也承此論。但胡渭認爲秋懷詩其四與此詩是影射同一事實，這一觀點則被方世舉所否定。方氏認爲秋懷詩其四是爲王承宗蓄謀叛逆而作，且引舊唐書憲宗紀詳加考證，釐清了韓詩的創作主題取向。

當然，方氏的箋釋有時也不免有穿鑿附會之處，如譴瘡鬼詩，方世舉曰：

按：此爲宰相李逢吉出爲劍南東川節度而作也。舊唐書李逢吉本傳，爲貞觀中學士李立道之曾孫。新唐書宗室世系表載其出姑臧房，爲興聖皇帝之後，蓋其人名家子也。然本傳言其天性奸回，妒賢傷善，則名家敗類矣，故詩借瘡鬼爲顛頑不肖子，以刺之。

方世舉引用新、舊唐書人物傳考證此詩爲李逢吉所作。看似此詩蓋有所指，符合史



實，但鄭珍跋韓詩卻指出：「此詩公實因病瘡而作……方氏又以移之李逢吉，究是臆度。要之名門子孫，不修操行，以忝厥祖父者，比比而是。公自嬉罵瘡鬼，而使不肖子讀之，自知汗背，此即有關世道也，何必定指斥某人耶？」<sup>①</sup>方世舉注本中類似問題也都被後世研韓集者所發現並加以糾正，所幸無多。

最後是徵引文獻問題。

由於求新求變，韓愈詩歌中出現大量典故、輿地、職官、名物制度等，因而要求箋注者具備深厚廣博的古代文化史知識，廣徵博引。方世舉博學多才，喜好讀書，每一個注釋都能引經據典。據筆者統計，方世舉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中引用文獻約四百四十種，遍涉經、史、子、集及佛、道典籍等，所徵引文獻不僅數量多，而且內容豐富，具有很高價值。

韓愈一生恪守儒家思想，提倡重新建立儒家道統，越過漢以後的經學而復歸孔、孟，故韓詩中時常有經學內容。正如魏源所說：「當知昌黎不特約六經以爲文，亦直約風騷以成詩。」<sup>②</sup>因而在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中，方世舉相應引用大量經部文獻對韓詩進行闡釋。

① 鄭珍跋韓詩，巢經巢文集卷五，民國遵義鄭徵君遺著本。

② 陳沆（應爲魏源）詩比興箋，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